

又談怪人怪事(一)

——我的家庭教師汪精衛之四

李景武

曾仲鳴寵愛新艷秋

曾仲鳴是汪精衛最親信之人而且還是親戚，可是在河內被刺死了。其實當年行刺的對象是汪精衛，不巧中副軍把曾打死，真是替汪死於非命。當汪先生在抗戰前任行政院長時，顧孟餘任鐵道部部长，曾仲鳴任次長。他年歲不過四十五左右。難免拈花惹草。他視察北方各鐵路，行抵舊都，色迷五色，偶遇程派坤伶新艷秋，本名珍珠鑽，又名王玉華，貌僅中姿，亭亭玉立，手大脚大，四體並不相稱。曾有人批評說，此女若走紅是無天理。她幾年之間經人力捧，居然成名，幾乎奪程艷秋的地位。曾仲鳴一見，色授神與，幾乎連他姓什麼都忘記了。因此做出違法的事情來。曾仲鳴為新伶訂了藍鋼車的包房給新伶享受，門上是曾次長的名片，寫的新老闊包房，使列車長不敢查票。

按當年鐵路分爲一、藍鋼車附掛國際車廂叫「瓦崗里」又要加價才能乘坐，免票不適用。二

、特別快車可以記帳。三、普通快車才適用免票。曾次長竟破例使新伶乘坐藍鋼車的國際車廂，此爲津浦鐵路有史以來的創例，雖然當時報章雜誌曾有指摘批評的文章，但後來也以不了了之。身爲鐵道部次長竟不顧名譽行此違法破例之事，汪先生事隔幾月才有人將此事報知，他不過責罵幾句就算了，並沒懲罰那違法的曾仲鳴次長，斯時的政治局就是如此。

外交部部長是褚民誼，次長是陳允文，陳允文曾經在警高南遷在清涼山立校時充任警校教授，他是留德留奧的學生，學的是警察教育。汪先生任行政院長時，荐他到警校授課，他並非外交人才，但對警察教育大感興趣。南京在汪偽政權時成立了新的警察學校，（冠以中央二字而不用警高），汪意擬以李桓任「中央」警校校長，但李意不在此，他心中想的是華北五省三市。陳允文與李是兒女親家，既然陳擬圖此，但恐汪先生不了解內情，不予同意。乃請由李向汪先生聲明，無意於警校，陳允文於是可得以兼任警校校長。

商安後汪始發表陳爲校長，仍用北平警高的畢業生相秉衡爲教務主任。這樣南京「中央警官學校」才得以成立。此後南京、上海，鐵路沿線均入警高系統範圍，南方警察行政及警察教育人員均非警高出身莫屬矣。

汪精衛與閻錫山二人曾一度連合反對中央政府，在北京開了所謂擴大會議。這一會議閻錫山是主，汪精衛是客。汪到北平後，閻招待他住在東四牌樓九條，那是一條清靜的住宅區。閻爲人素來儉省，他對汪的待遇彷彿馬虎得很。汪系人物對閻早已不滿，但實逼處此也無可奈何，勉強住下去，那知道一天不如一天，汪閻兩人已貌合神離，不待中央軍的飛機前往施行轟炸，汪閻也遲早會解體的。

中央紅尾飛機轟炸南海，只扔了兩個小炸彈就把閻嚇壞了，於是汪閻剛渡蜜月就各奔前程，擴大會議乃無疾而終。當時中國飛機尚在早創時代，紅尾巴的二人飛機，在北平人士看見已認爲是絕無僅有的武器了。只要提起紅尾巴飛機就似

談虎色變，現在回憶往事，真是頗有意思。時代之不同乃有如此的差別，不能不承認科學進步之神速。

汪精衛也喜愛吃蒙古烤肉，還要喝北平同寶泰的卅年竹葉青，兩樣配合起來，他才過癮。他託他學生李桓為他在北平定制幾架鐵擗子，運到南京來，特在他公館裏一家人學着吃蒙古烤肉。烤肉的鐵擗子新的有鐵腥味不能用，必須要用舊了的才沒有鐵腥味。但是那裏有用舊的出售呢，乃商於東來順、潤明樓，情商之後才找到四架舊鐵擗子送到南京，另外還親帶了兩打竹葉青紹興酒送與汪先生。酒是王揖唐親自從大纜子取出來，卅年的陳貨對上三成三年新貨，那才是上品。因為卅年陳酒，一纜四十八斤已成膠質只剩不到卅斤，開纜真是異香撲鼻，正所謂開纜十里香，並

非敢人之談。要是不對三成三年新酒是無法入口的。但是一般人三年的收藏已號稱陳年老酒。卅年陳酒只有北平西長安街同寶泰才有出售，還非得有交情的主顧才可以分購若干纜，否則雖具有勢力的貴人高官，也無法買到。王揖唐親自商

諸同寶泰購得一纜卅年陳酒對好新三成的酒分裝二十四瓶，封口後由筆者親提上飛機，直飛京面交汪先生享用。不過筆者曾對汪先生說，此酒由王親對，由我親運。但是是否有毒，仍難負責。汪先生大笑說快開瓶吧，他一再的說豈有敵人羊叔子，豈有敵人羊叔子。馬上傾出一小碗，一口而盡，狂呼美釀不止，繼續又喝了三碗才打住。吩咐升柴火一家人同享蒙古烤肉之樂。筆者當時就要告辭，汪先生說相枚（筆者七歲時用的小名，他總是叫我這名字。左右的人，似乎以為汪叫我是彼梅二字，其實他的廣東國語相枚似乎是彼梅兩字之變音。）相枚你不許走，你要教他們如何吃烤肉。

我於是彼梅二字，其實他的廣東國語相枚似乎是彼梅兩字之變音。）相枚你不許走，你要教他們如何吃烤肉。

陳璧君愛聽木魚書

有了好酒就要配以烤肉，北方人吃烤肉是以白乾就之。汪先生他獨喜喝紹興酒，他就以紹酒配烤肉，這到是別開生面的配搭，事畢我要告辭，他不許我離去，他說你要教傭人怎樣升火，用什麼來升火烤肉，北方人是有考究的，換了一向的習慣，可能烤肉就不是北方的原味，要你領導他們學習學習的。我對傭人早吩咐過要用

松枝才有香味滲入烤肉中，才達到吃烤肉

的原則。好了，火已升好架上擗子，另備兩尺長的竹篾並各種配料，如醬、醋、辣油、豆瓣醬、紅腐乳、黃酒、蒜、葱、蒜泥等佐料。各物混合在碗中，此地之沙茶醬是具體而微的烤肉配料，但是北方是隨各人所嗜而自行配用的。我分配好了，汪先生叫把椅子搬開，更換幾張長條椅。

他說他在北平也曾吃過烤肉，他做起示範來，這時候他的確天真可愛，一足踏在一條篾上，左手持酒碗，右手持長筷，隨烤隨喝隨時烤，他說要烤了就好，才有鮮味，這裏有吃的藝術存在，你們要好好好的學習啊。我看這時他沒有思想其他的「國家」大事，我想這是最享受最快樂的一段短短的光陰，我乃告退。我了解一個人在百忙中隨時可以自尋快樂，調和心身，否則終日憂愁無異促短壽命乎。

汪妻陳璧君因事到北平，攜兩人相從，此二人為陳最親信的兩個人，男的是廣東大學校長林汝衡，一個是林柏生的太太徐寅。林汝衡是為陳璧君念「木魚書」解悶的。什麼叫「木魚書」呢，原來是粵俗的唱本，從前粵中婦女識字的不多，街上賣唱的盲妹經開眼的師父教她們背熟了連唱帶白的沿街叫賣自有愛好者前來光顧，想不到以校長的清高身份竟做此種工作。但是陳有此嗜好，林校長就樂得巴結了。

他帶着徐寅（林柏生之妻，乃甘肅蘭州人，生長在廣西桂林，長得頗美，南京方面稱她為美女）。陳璧君走到那裏，都帶着徐寅充當購買貨物的顧問。一日到東四牌樓東昇祥，她選了許多窗簾材料，還要大量的定製，且囑關價，以便付



汪精衛的大將專走歪門不務正業的陳公博。

款，我說：「這些物品，不值什麼，就算送與師母吧」。她表示從不受他人饋贈，囑開一清單以便照價付款。其後貨物交清，價單亦依囑寄去，仍同在鐵展購物情形一樣。

林柏生以得「汪夫人」寵信，目中無人，每喜與人衝突，他人因他接近「汪夫人」，多不與較，我卻不管那些，我非壓倒他的氣焰不可。一日正在北平南海勳政殿休息（「汪夫人」陳璧君在平的住所），那天正是三月二十九日，乃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之日。彼此正在談論這件事，林乃狂罵吾父，當年三月二十九之役乃我父在粵垣與烈士戰，我父受炸傷，七十二烈士亦被難，此人所共知之事，林罵個不休。我說汝衡，此事已成過去，後來我父助胡漢民光復粵垣而反正，有胡漢民的來往電報為證，我父雖為清廷官吏，但已反正立功。此事載在黨史中，廣東省誌亦有詳細記載。你喋喋不休，對子罵父使為子者難堪，似應稍存忠厚才是。林仍狂罵不休，且一再的說，罵就罵嘛，你能怎樣。此時我實忍無可忍，我就說，你再罵我就揍你。林說：「我弗信呀」。（粵語就是不相信之意）。我隔着長椅撲了過去，把他壓倒予以痛毆。聲震屋瓦，汪夫人出來問什麼事，她說：「這樣大兩個有地位的人還打架」。我說他嘴賤我手賤，夫人彷彿在調解我二人的爭論，她說事情是過去了，況且他父親也有功於黨國，汝衡（林柏生的號）你不該破口大罵，景武你也不該動手打人，動手打人就是你的不是。似此語氣偏於幫助姓林的，我說他罵我就可以打。那天正是我請「汪夫人」吃譚家菜，我拂袖而去

，夜間我請客的事卻忘記了。正在家中生氣，忽然石林森由譚家來電話說，「汪夫人」同其他客人都到了，老師（石林森是我的學生）是主人怎麼還沒來」。我才想起今天我是主人，我氣還沒完就同石林森說：「你對夫人說，我不來了請他自己吃吧」。石說老師何必生氣，太師母說請你快來，難道還要她賠不是嗎。我回電說我不來，馬上放下了電話筒就去沐浴。沐浴畢，石林森已在廳上候我同去做主人。我堅持不去，石生一再勸說，我不得已才勉強去做主人，同師母見面，她說：「要我與你陪禮嗎。汝衡也自認是一時衝動，算了，自己人事過了就算」。我氣也消了，才欣然入席，「汪夫人」大贊譚家菜不已，於是盡歡而散，可見天下事不宜過於敷衍佞臣，要確保個人的人格，自然寵信他的人也會反過來敬重你的。（石林森是我的學生乃汪偽政權的第二位特工首領，所以稱汪夫人太師母。）

褚民誼專任出氣筒

在汪精衛先生做行政院長時，褚民誼以親戚關係得任行政院祕書長。此人善崑曲，可以不看曲本，背唱醉打山門，他也演平劇，唱空城計的司馬懿，他忘其所以，竟策馬進城活捉諸葛亮。唱孔明是坤伶金桂芬，她在城樓眼看司馬懿快要進城，她忍不住了，她說祕書長進不得城，他才醒悟，他的平劇造詣遠不如他的崑曲，真是黃腔走板不搭調兼而有之。褚民誼偶爾有些行動，賽過西洋人，他曾為泳后楊秀瓊趕馬車，一時傳為佳話，他真的是地地道道的世界免陰六大名博士之一

。他原來會研究兔子的陰戶，人稱免陰博士。汪先生每每稱呼他免陰博士，似乎是取笑的意思，其實世界上研究免陰的，在二十年代只有六個人，現在恐怕就不只是六個人了。有了免陰博士，世人就以此用作取笑的資料了。正所謂少見多怪，因為獸類及人類的肛門、陰戶，都是分開生長的，惟有兔子陰戶長在肛門之內。就無怪世人就以為笑料。我不是研究此一門偏門學問的，是否真確，正要請教免陰博士。汪先生要是心煩，想起免陰博士就心花怒放呢，所以說「褚老英雄」就成為汪先生的開心丸。這「褚老英雄」也是他的外號，朋友都以此名稱之，他正引以為榮也。汪先生發脾氣時，大都以褚為消氣包，他也當之無愧。汪罵他並不是他有什麼錯誤之處，因為他能受罵而面不改色，為人有此涵養可真不易練習到爐火純青。有一天汪又在指桑罵槐，在坐的人一致代他不平，事後有人問他，方才汪先生罵你，你簡直享受了罵。他說沒有呀！汪先生沒有罵我呀！友人說指着你的鼻子罵，怎說沒有。他回答說：「他不罵我罵你行嗎？你脾氣不比汪先生小，你要反過來罵他兩句，他不失了他的身份嗎？他不罵我罵誰？他罵我我作為不聽見也就過去了，等他氣平之後也會道歉。我根本就未當他罵我不完結了嗎？」我實在佩服他的涵養功深，并不以他為佞臣也。

在歐洲美洲都有發脾氣公司，專供一個人生氣無處發洩時，可以到他公司去發洩發洩，隨便罵人，摔東西，等你罵完摔完，明天為你開來一張帳單。幾千幾百幾十元，你花少數金錢消了悶

氣就不會氣衰食，真是比氣病了請醫生吃藥好得多，我真打算開一間消氣公司，一定會有生意。

褚民誼赴平迎觀記

孫中山先生的內臟，在協和解剖後仍保存在協和醫院中。汪先生為慎重起見，必使內臟與遺體合葬才對。乃特命褚民誼率幾位要員隨運輸列車恭迎。孫先生遺骸回京奉安入中山陵，使人謁陵時得以拜叩。車由浦口出發，第三日抵天津，留一日，翌日赴平迎觀，由協和醫院出發直馳北平東車站，將遺體部分奉安靈車內，靈車係將普通車輛改造，一節車廂專供靈柩用，其他則屬靈堂，地方寬敞使人人得仰望而拜之。由東車站站門口起，分四人恭捧四玻璃缸，均着大禮服徐行入站，安放後由各界人士上祭。經一日晉謁遺體的不下萬人。翌日馳天津亦停留一天，瞻拜民衆亦不少於北平全市。然後直馳浦口渡江停留下關

一日，天已入夜，第二日方送至中山陵。此後每謁陵必同時謁遺體，遺體初並未安放棺內。此後是否與大槪合而為一則不得而知，此褚民誼赴平迎觀之經過也。

褚民誼隨靈車至津時有一日的時間，乃於此時接收英租界，降落日英兩國國旗，升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民衆歡呼，聲震山岳。因汪偽政權使用的國旗，仿比利時例旗上端添一三角杏黃旗，不過在汪偽政權時所用國旗是在國旗上端的三角黃旗上，有六個字是「反共和平建國」比利時只是旗竟缺字而已。民衆突見此無六字黃條的國旗（此次獨無三角旗及反共和平建國六個字），似是國土重光，不由得的狂呼中華民國萬歲，可見當時的民心思漢。汪精衛和褚民誼等人，對於孫先生的崇拜與虔敬，我敢斷言，當然是出於至誠的，可惜汪先生派褚民誼赴平迎觀，時機不對，假使不同日本人「合作」，不脫離重慶抗戰陣營，抗戰到底，等到日本無條件投降得到最後勝利，再去北平協和醫院恭迎孫先生遺骸回京奉安入中山陵，那就再好沒有的了。



曾仲鳴所寵愛的名伶新艷秋，穿着戲裝時的神態。

中外雜誌社

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

(一) 服務事項：

1. 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
2. 代訂雜誌。
3. 代印文件。
4. 其他有關文化服務事項。
- (二) 代購書刊一律按臺幣售價計算郵費及其他支出均按實際支付結帳。
- (三) 歡迎海外讀者來函設立國外讀者帳戶，凡以支票存本社美金貳拾元或港幣壹佰元即可開設帳戶，每六個月根據往來帳目結算一次。
- (四) 在本社設有帳戶之讀者購買本社出版之中文文庫，中外文史叢書，袖珍叢書，一律按定價八折優待。
- 不願開戶之讀者亦歡迎委託指定代辦事項，請寄足夠支付款項（開美金或港幣支票），本社收到款項後，均將立即照辦並於受託事項辦理完畢後，立即結算帳目，餘款負責退回。
- (五) 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收，英文通訊處為：

THE KALEIDOSCOPE MONTHLY

No. 7-2 SHIN SHENG S. RD. SEC. 3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